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喧哗与骚动

WILLIAM
FAULKNER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继宏 译

A NOVEL

非虚构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喧哗与骚动

WILLIAM
FAULKNER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继宏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哗与骚动 / (美) 威廉·福克纳著; 李继宏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201-13460-4

I. ①喧… II. ①威…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940号

喧哗与骚动

XUANHUA YU SAODO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金晓芸
产品经理	马伯贤
封面设计	董歆昱

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4
字 数	271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1939年夏天，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夕，法国著名刊物《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在6月和7月罕见地连载了一篇题为《论〈喧哗与骚动〉》（*À propos de Le Bruit et la Fureur*）的文章。

《新法兰西评论》是法国文豪安德烈·纪德和两位朋友在1909年创办的文艺杂志。该刊的宗旨是为文艺而文艺，内容兼收并蓄，涵盖哲学、历史、诗歌、小说、音乐、戏剧等领域，撰稿者多为该国知识分子中的翘楚或新秀，向来享有崇高声望。文学作品推介是该刊重要栏目，但推介文章通常篇幅短小，少有连载两期的情况出现。以1939年6月号为例，获得评论的作品有亚瑟·库斯勒的《西班牙亲历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逝》、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绝望》、厄尼斯特·海明威的《午后之死》，相关文章均是只有一两页的豆腐块。甚至于荣获当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奖的《人的大地》，评论者本杰明·克缪（Benjamin Crémieux）也不过用了四页来赞美这部巨著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论〈喧哗与骚动〉》罕见地分两期连载，部分原因在于它的作者是让-保罗·萨特。

时年三十三岁的萨特虽然在巴黎郊区巴斯德中学任教，但其长篇小说《恶心》于1938年由享有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刊行之后备受好评，而且此前两年他已在《新法兰西评论》密集发表了七篇作品，包括处女作《墙》（*Le Mur*）和另外一部短篇小说《亲密关系》（*Intimité*），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意向性》《保罗·尼宗的〈阴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等五篇评论文章。《新法兰西评论》主编让·保兰（Jean Paulhan）对萨特青眼有加，为了捧红这位后起之秀不遗余力，自然不会限制其文章的篇幅。

更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喧哗与骚动》本身。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部代表作早在1929年便已面世，但萨特评论的是1938年出版的法文译本。译本操觚者莫里斯-埃德加·宽筹（Maurice-Edgar Coindreau）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狂热的美国文学爱好者，曾法译厄尼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杜鲁门·卡波蒂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人的小说。他早于1931年便将尚且默默无闻的福克纳介绍给法语读者，并在1934年出版了这位美国作家第五部小说《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的法译本。他译的《喧哗与骚动》不是萨特阅读的第一部福克纳的小说。此前伽利玛出版社已经付梓四部福克纳作品的法译本，萨特至少看过其中三本，除了《我弥留之际》，还有《八月之光》和《萨托利斯》。实际上，这位未来的存在主义大宗师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正是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1938年2月号上的《论福克纳的〈萨托利斯〉》，他从一开始便对这位美国作家充满兴趣和敬意，在评论结尾呼吁“我们需要认识他”。而在《论〈喧哗与骚动〉》中，他甚至认为福克纳是“伟大的当代作家”，足以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相提并论。

1938年的法国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个评价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刚逾不惑之年的福克纳走进欧洲读者的视野未满八年，甚至在他自己的祖国亦非声名显赫，而已于1922年撒手人寰的普鲁斯特，以及三年后魂归道山的乔伊斯，则早已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但在80年后的今天，读者只会钦佩萨特的先见之明，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喧哗与骚动》和《追寻逝去的时光》《尤利西斯》一样，亦是公认的现代主义小说巅峰之作。

现代主义小说出现之前，19世纪在欧洲大行其道的小说流派是现实主义，查尔斯·狄更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狄奥多·冯塔纳和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无不属于这个流派。《远大前程》《欧也妮·葛朗台》《燕妮·特莱贝尔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现实主义小说有若干鲜明特征：就角色安排而言，它们倾向于塑造九流三教的人物；就背景设定而言，它们多数参考或直接套用真实存在的地点；就情节发展而言，它们崇尚曲折而不离奇的故事；就写作目的而言，它们侧重于通过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强调某个或者某些传统道德观念是多么的重要。现实主义小说顺应工业社会来临的历史潮流，又迎合中下层读者的趣味，因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蓬勃发展。但到该世纪末期，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历经百余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演变为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变化，传统道德观念随之慢慢瓦解，现实主义的写作理念和技巧变得十分陈腐，于是一些杰出的小说家不约而同地发起了一场现代主义革命。

这场现代主义小说革命在20世纪初期结出许多硕果，比如克诺特·汉姆生的《丰饶之地》（*Growth of the Soil*）、弗吉尼亚·伍尔夫

的《远渡重洋》（*The Voyage Out*）、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与先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这些作品呈现出许多新颖的特征。它们更关注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侧重于描写意识过程而不是肢体行动，多采用碎化的而不是线性的叙事模式。它们还运用了全新的写作技法，比如意识流、内心独白、多重视角，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主义风格，用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话来说，“确实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精神境界”，所以跟风者众，最初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进入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在欧洲已经蔚为大观，涌现了一批流传至今的经典名作。新派作家中的佼佼者，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更被评论界目为必将名垂青史的大师。而威廉·福克纳在欧洲的声名鹊起，正如前文提及的，是从当时的世界文艺之都巴黎开始的。其实在莫里斯-埃德加·宽筹和勒内-诺尔·蓝波（René-Noël Rimbault）等人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小说译成法文以后，对这位美国南方作家激赏不已的除了让-保罗·萨特，还有安德烈·马尔罗、瓦勒利·拉尔伯（Valéry Larbaud）和阿尔贝·加缪等人。马尔罗是1933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曾出任法国文化部长；拉尔伯是乔伊斯的好友，《尤利西斯》法文译本正是在其指导下翻译出版的，他还发明了“内心独白”这个术语。两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和加缪年纪相对较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已经是法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他们的推动下，福克纳的声望与日俱增，以至于萨特曾告诉美国著名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福克纳精选集》（*The Portable Faulkner*）的编辑马尔科姆·考利

(Malcolm Cowley)：“福克纳是欧洲年轻人心目中的神。”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欧洲年轻人心目中的神在自己祖国却极其落魄。二战结束那年，威廉·福克纳已经出版了17部作品，但以馆藏丰富著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却只搜罗了其中两种，各地书店在售的更是仅剩一种，还是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作品：1931年出版的《避难所》（*Sanctuary*）。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惨遭遗忘的窘境，福克纳才会在当年屈尊参加《埃勒里·昆恩推理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首届征文比赛。后来他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博（Harold Ober）通知他的作品《化学错误》获得二等奖，并随信附上奖金支票；1946年1月5日，福克纳在回信里郁闷地写道：“多谢寄来埃勒里·昆恩的支票。这实在是太滑稽了。在法国，我是一种文学运动之父。在欧洲，人们认为我是美国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是所有作家中最顶尖的。在美国，我却只能通过写电影剧本挣点小钱，穷得要去领一个受操纵的推理故事比赛的二等奖。”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福克纳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其实已经接近否极泰来的转折点。

威廉·福克纳原名威廉·法克纳（William Falkner），1897年9月25日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北部小镇新奥尔巴尼，是穆雷·法克纳和摩德·巴特勒夫妇所生四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其曾祖父威廉·克拉克·法克纳参加过美墨战争，美国内战期间曾担任美利坚联盟国第二密西西比步兵团上校，战后转行做生意，创办了里普利铁路公司，是当地叱咤风云的社会名流，如今密州北部小镇法克纳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法克纳上校还是一名高产的作家，出版过许多游记、诗歌和小说，其代表作《孟菲斯白玫瑰》于1881年出版后十分畅销，1909年推出第35版时已经卖出十七万册之多。法克纳上校的独子约翰·法

克纳1895年当选密西西比州参议员，1910年创办了一家银行；约翰·法克纳的长子穆雷·法克纳原本在里普利铁路公司上班，1902年该公司以75000美元的价格转手，拿到一部分钱的穆雷·法克纳随即在该州小镇牛津买了一座大房子，改为经营马车生意。摩德·巴特勒娘家原本也是当地望族，但婚前家道已经中落。摩德的祖父是密州拉法叶县首任警察局长，父亲查理·巴特勒曾担任县城牛津镇治安官，1887年底侵吞该镇当年大部分财政收入，抛弃其妻子莱拉·迪恩·斯威夫特和一对未成年子女，带着赃款远走高飞。穆雷·法克纳和摩德·巴特勒在牛津镇安家以后，莱拉也搬过来和他们一起生活，直到1907年去世。早年美国南方上层社会的妇女和英国的贵族妇女一样，必须修习各种才艺，莱拉和摩德也不例外，母女俩都是技艺精湛的画师；摩德更是饱读诗书，上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下至康拉德和吉卜林，古今作家的名著均有涉猎。总而言之，威廉·法克纳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文艺之家。

按照穆雷·查尔斯·法克纳（本书作者二弟）在《密西西比州的法克纳家族》一书中的描述，摩德·巴特勒经常指导他们兄弟几个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在这种门风的熏陶之下，威廉·法克纳从小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上学以后他的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1914年夏天，他认识了堪称良师益友的菲尔·斯通。这位新朋友比他大四岁，是耶鲁大学的学生。耶鲁素来是美国得风气之先的学术文化重镇，菲尔·斯通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他介绍了叶芝和康拉德·艾肯等人的诗歌，还有舍伍德·安德森等新派作家的小说，为威廉·法克纳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不久之后，对学校教育没什么兴趣的威廉·法克纳没等高中毕

业便退学了，1916年到他祖父开办的银行当簿记员，但他显然不喜欢这份工作。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他在报纸上读到许多相关新闻，对那些英勇的飞行员产生了极大的崇拜之情。根据1954年版《福克纳读本》前言，当年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去法国参加战斗。到了1918年春天，他谋求加入新成立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但由于身高只有166厘米而失败；他心爱的邻居女孩艾斯特尔·奥德姆（Estelle Oldham）在这段时间和一个远在夏威夷的律师订婚。遭受双重打击的威廉·法克纳前往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去找正在耶鲁攻读第二个学位的菲尔·斯通。那年4月10日，他到纽黑文一家枪支制造公司当会计，第一次启用了威廉·福克纳这个伴随他余生的名字。

过了两个月，威廉·福克纳在纽约接受新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面试，这回终于如愿以偿，被录用为军校学员，随后前往多伦多受训。福克纳此后多次宣称他曾在法国战斗时因飞机被击落而负伤，其实他尚未完成训练一战便已结束，《福克纳传》作者约瑟夫·布罗特纳甚至怀疑他连飞机都没开过。1919年1月4日，他接到了皇家空军的遣散通知。

回到牛津后，高中肄业的福克纳依靠父亲的关系入读密西西比大学，选修了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文学课程，其间写了许多诗歌，一部分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但他对学校教育始终缺乏兴趣，读了一年多便又退学了。当时福克纳已经23岁，但因为家境宽裕，所以也没找工作，一直赋闲在家，直到1921年秋天，才由密州牛津籍作家斯塔克·扬（Stark Young）介绍，在纽约第五大道一家高级百货公司里的书店当店员。那家书店的负责人是伊丽莎白·普拉尔，后来嫁给了对福克纳影响巨大的舍伍德·安德森。

自幼博览群书的福克纳十分胜任书店的工作，但他每周的薪水只有11美元；部分由于收入太过微薄，他做了几个月便辞职了，当年12月初返回牛津。菲尔·斯通唯恐他继续消沉下去，于是动用社会关系，设法让福克纳当上了密西西比大学邮局局长。该局在美国邮政系统里属于规模最小的四级邮局，局长年薪只有1500美元，然而当年一辆福特T型车仅售290美元，约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这笔收入足以让单身的福克纳过上较为轻松的生活。但福克纳上班时要么看书写诗，要么打牌喝酒，经常怠慢顾客和弄丢邮件，最终在1924年10月遭到革职。

那年11月，福克纳搬去新奥尔良暂住，通过刚刚成为舍伍德·安德森第三任妻子的伊丽莎白·普拉尔结识了这位已经成名的小说家。福克纳此前写了十年诗歌，却没有太多的成就，第一部诗集《石雕法温》（*Marble Faun*）还是菲尔·斯通花400美元请波士顿四海公司出版的，只印了500册。大概是感觉继续写诗很难有什么前途，再加上安德森的鼓励，福克纳开始改写小说。他写小说显然更有天赋，很快就完成一些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因为得到安德森大力推荐，这部名为《士兵的薪俸》（*Soldier's Pay*）的小说无须自费出版，里弗莱特出版公司还给了福克纳200美元预付金。

拿到这笔钱后，福克纳立刻从新奥尔良坐船前往欧洲。二战前，欧洲是美国文学青年心中圣地，从亨利·詹姆斯、伊迪丝·华顿和艾兹拉·庞德，到弗兰西斯·斯各特·菲兹杰拉德、厄尼斯特·海明威和亨利·米勒，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作家都曾长期旅居欧洲，感受古老的文化氛围和新潮的文艺风尚。但福克纳因为盘川不足，只待了半年便回到美国，继续写他的小说。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s*）

依旧由里弗莱特出版公司刊行，但第三部《废站破旗》（*Flags in the Dust*）却在1927年底遭到该公司老板拒绝。贺拉斯·里弗莱特认为这部小说和已出版的两部相比毫无进步，故事太过松散，不值得出版，甚至建议福克纳别投稿给其他出版商，以免自毁声名。福克纳原本特别为《废站破旗》自豪，觉得那是自己写过最好的作品，完全没料到里弗莱特居然给出这样的回应。根据菲尔·斯通的回忆，当时福克纳曾对他说：“我觉得我将来不仅挣不到钱，而且也得不到认可！”但备受打击的他只消沉了很短的时间，便在1928年春天振作起来，将名缰利锁“关在门外”，开始忘我地创作一部全新的小说，也就是这本后来成为经典巨著的《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专心撰写《喧哗与骚动》期间，他的经纪人本·沃森不停地寻找愿意出版《废站破旗》的公司，接连被拒绝了十一次。第十二次尝试终于成功，哈尔克特及布莱斯公司同意印发这部小说，前提是书中一些过度色情暴力的段落必须删掉。本·沃森操刀的删节版在1929年1月31日以《萨托利斯》的书名刊行，哈尔克特公司为此向福克纳支付了300美元预付金，但是拒绝出版刚完稿的《喧哗与骚动》。从哈尔克特公司辞职另起炉灶的哈里森·史密斯趁机在2月以区区200美元预付金和福克纳签署了这部小说的出版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威廉·福克纳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艾斯特尔·奥德姆的婚姻有欠美满，早在1927年春天便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返回牛津。她和福克纳很快旧情复燃，相互来往密切得在镇上引发了纷纭的物议，以至于福克纳觉得自己非娶她不可。1929年4月29日，艾斯特尔·奥德姆和康奈尔·悉尼·富兰克林（即1937年至1940年连任三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的樊克令）之间神离貌不合的婚姻终

于结束，恢复了可以和福克纳成亲的自由身。福克纳在5月底写信向哈里森·史密斯借了500美元，从6月20日开始了争执不断却持续终生的姻缘。

结婚给威廉·福克纳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婚前他住在父母家，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写。但是为人夫意味着沉重的家庭责任，婚后要养活的不仅是艾斯特尔，还有她和樊克令所生的两个孩子，而且也不能继续住在父母家，于是盘下一座老宅，每月要还75美元房贷。因而早在结婚之前，福克纳便写了一部情节耸人听闻的作品，也就是《避难所》。艾斯特尔看过手稿之后惊呼小说情节太过可怕，福克纳回答说：“故意的。但这样能卖得出去。”除此以外，他也开始写短篇小说。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有些杂志——比如《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行量超级庞大，能够开出极高的稿费，一篇三四千个单词的小说稿酬高达2000美元的例子并不罕见。辛克莱·刘易斯、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家往往写过数量多得让人称奇的短篇小说就是这个原因。婚后福克纳花了很多精力写短篇小说，疯狂投给各种报刊，短短两年内仅给《星期六晚报》便投出至少三十二篇，但只有四篇得到接纳。尽管如此，短篇给他带来的收益依旧远远超过小说的版税：1930年下半年，仅有三篇短篇小说得到发表，稿酬却有1700美元，比他前面4部小说版税加起来还要多出将近一倍。

果真如福克纳所料，《避难所》在1931年2月9日出版后卖得很好。这部情节匪夷所思的小说首印2219册，到4月1日已经卖出了6457册。它的畅销让作者一时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纽约各大出版商试图

将其罗致到自己旗下，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和亨利·路易斯·门肯等文坛耆宿纷纷动念要和他相见，甚至连远在洛杉矶的米高梅公司也想请他去写电影剧本。但不幸的是，福克纳却没有因此发财。1932年春天，哈里森·史密斯和英国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合伙的公司面临破产，无法向福克纳支付《避难所》应得的4000美元版税。受这件事影响，福克纳将《八月之光》打字稿交给本·沃森的时候，嘱咐他设法先在某家知名杂志上连载，并补充说：“稿酬不能低于5000美元，而且一个字也不能改。”但本·沃森找不到买家，最后只能将《八月之光》交给哈里森·史密斯新开的出版公司，又是只拿了几百美元预付金。

福克纳在1932年3月中旬寄出《八月之光》的打字稿，当时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银行账户透支了500美元，以至于牛津没有商户愿意接受他的支票。有一天他甚至沦落到要向他叔叔借5美元的窘境。万般无奈之下，他和米高梅签署了一份周薪500美元、为期六周的合同，在5月7日启程前往洛杉矶，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编剧生涯，也开始了他不断往返牛津和洛杉矶的颠沛流离的中年岁月，以及一段持续多年的婚外恋。从1932年到1945年，威廉·福克纳替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等好莱坞巨头编写了几十部电影剧本，其中几部连署名权都没有。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如此浪掷天赋，是因为他常常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不得不去好莱坞挣点快钱来维持生活。

写电影剧本其实收入很丰厚，但他的钱仍然总是不够用，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的家庭负担特别沉重，许多人的生活依靠他供养，包括艾斯特尔和三个孩子（两个是樊克林的子女，一个是

他的亲生女儿）、他母亲摩德·巴特勒、长期在他家帮佣的黑人卡罗琳·巴尔，还有他弟弟狄恩·斯威夫特·法克纳的遗孀和女儿。他们的家道虽然大不如前，但原有的体面却必须维持，这对福克纳来说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第二是他自己没有理财观念，花钱不知节制。1922年，他刚到邮局上班便买了一辆福特轿车。1933年5月，他又用当编剧挣来的钱购置了一架售价高达6000美元的单翼飞机。这种挥金如土的习惯在1942年结出了恶果：那年7月底，向来以美国最好作家自诩的威廉·福克纳因为“口袋里只剩下六毛钱”，竟然和华纳兄弟公司签署了一份荒谬的合同：合同期限七年，周薪低至300美元，其间所写剧本小说的版权全归华纳兄弟所有。这份薪水低得曾让亨利·米勒惊讶的工作非但没有改善威廉·福克纳的财务状况，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一直试图提前解约，但直到1946年3月，才在兰登书屋出版人本尼特·塞夫（Bennett Cerf）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华纳兄弟的控制。

对威廉·福克纳的人生来说，1946年和1929年一样，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福克纳憋屈地领了《埃勒里·昆恩推理杂志》征文比赛二等奖之后不久，在当年4月29日，纽约的维京出版社发行了由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福克纳精选集》。考利当时担任维京的文学顾问，此前已在1944年出版《海明威精选集》。厄尼斯特·海明威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他的《丧钟为谁而鸣》于1940年出版后短短数月便卖出了五十万册。那时威廉·福克纳只是默默无闻的好莱坞编剧，曾在1944年与人合作将海明威的名作《有者与无者》（*To Have and Have Not*）改编为电影剧本。当年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知道威廉·福克纳是谁，极少数记得他的人则称呼他为“玉米棒子”（Corncob

Man)——这个戏谑性外号来自他早年的畅销书《避难所》，该小说核心情节是女主角惨遭一个性无能的变态用玉米棒强奸。考利此举无异于将福克纳放到和海明威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促使美国评论界开始重新认识福克纳的作品。1946年12月28日，《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海明威的访谈，“现代美国文学风格之父”海明威表示，虽然众多评论家称他是美国在世作家中最伟大的，但他认为这个荣誉应该归属于威廉·福克纳。此后福克纳声望日隆，最终在1950年11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伯特兰·罗素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宣布威廉·福克纳获得1949年空缺的该奖，表彰他“对美国现代文学具有独特艺术性的重大贡献”。美国评论界知错能改，亡羊补牢地给福克纳几部次要作品颁发了两次国家图书奖和两次普利策虚构作品奖。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福克纳永远摆脱了缺钱的境地，而且很快成为一个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文化人物。在美国国内，他深度参与了民权运动的争论，但他偏向于同情黑人的保守立场左右不讨好：主张赋予黑人更多权利的左派指责他的立场过于保守，而美国南方的白人右派则反感他对黑人的同情。当时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冷战状态，美国政府敏锐地发现，在欧洲文学界享受崇高地位的福克纳是宣扬该阵营意识形态的绝佳人选，因而经常邀请他到日本、菲律宾、欧洲和南美参加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和在美国国内经常遭受指责不同，威廉·福克纳在国际社会上总是受到热情的欢迎。但这种光鲜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常年酗酒，多次摔伤，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得很厉害，在1962年7月6日过早地去世，享年未足六十五载。

纵观威廉·福克纳的一生，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他旺盛的创

造力：在经常酗酒、奔波劳碌和情感纠葛之间，在为稻粱谋写出一百二十五篇短篇小说和数十部电影剧本之外，他竟然创作了十九部长篇小说。就像英国现实主义巨匠托马斯·哈代将虚构的维塞克斯（Wessex）设置为所有主要作品的背景一样，威廉·福克纳也采用了这种聪明的做法：十九部小说中有十五部的故事发生在以其家乡密州拉法叶县为原型的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但他的灵感也许直接来自《俄亥俄红酒镇》（Winesburg, Ohio）：舍伍德·安德森这部代表作包括二十二篇独立的短篇小说，每篇的情节与角色互有勾连，合起来又是一部长篇小说，共同呈现了红酒镇的风土人情。只不过和哈代的维塞克斯或者安德森的红酒镇相比，福克纳用15部长篇小说和五十几篇短篇小说构建起来的约克纳帕塔法要宏伟得多，出场角色多达数百个，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堪称美国南方社会的缩影。这些小说没有随着作者的去世而湮没，约克纳帕塔法体系中几部重要的小说，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早已成为英语文学殿堂里的经典之作，而最能展现威廉·福克纳在创作上的新颖理念和精湛技艺的，则莫过于《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的故事很简单。康普逊家族是杰弗逊镇（以作者家乡牛津镇为原型）名门，祖上曾经担任过州长和将军，但到了杰森·康普逊这一代已经没落。杰森·康普逊和卡罗琳·巴斯康婚后育有三儿一女，但是两人的感情并不美满。杰森·康普逊是嗜酒如命的虚无主义者，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卡罗琳·巴斯康是自恋的神经衰弱症患者，四个子女中独爱三子杰森，因为觉得只有他像巴斯康家的人，其他三个是康普逊家的种。